



琴台客聚 潘國森

患難餘生 清芬未墜

《在山泉詩話》：「傳(潘鏡泉)其返里日以青衫被襪，納費為日太學生，集成語門聯云：『秀而不實；監亦有光。』」潘飛聲是香港報界前輩，措詞甚為審慎，一個「傳」字，說明傳聞如此而言。生員應考鄉試，這試其實在省會舉行，但亦有例外。清代安徽不設鄉試，生員要到江蘇南京(江寧)應考。清初將前明南京應天府(南直隸)改為江南省，然後才再分成江蘇、安徽兩省。教科書都說兩江總督管江蘇、安徽、江西三省，少有提及兩江實指江南與江西。此外陝西甘肅兩省生員一併在西安應鄉試，直至左宗棠任陝甘總督時，才建議朝廷開辦甘肅鄉試，甘肅士子稱便。鄉試合格就是舉人，第一名叫解元，舉人才可以上京考狀元。傳統小說戲劇常有窮書生高中狀元、平步青雲的情節，不過「小姐相見後花園，落難秀才中狀元」並非真實之存在。窮秀才中了舉人已經斬斷窮根，成為地方名人，不愁衣食了。太學有如現代「國立京師大學」，隋唐以後改稱國子監。清制允許士子捐納國子監學生的頭銜，作為應鄉試的另類「入場券」。潘飛聲說傳聞潘鏡泉失去生員資格後捐納成生員。門聯的上聯出自《論語·子罕》：「子曰：『苗而不秀者有矣夫！秀而不實者有矣夫！』」苗而不秀是禾苗生長後卻未有開花；秀而不實則是開花後卻不結實。兩句都可以比喻人雖然有才能，最後

都未有成功，後來更多作貶義用。鏡哥秀才功名被革，開花而未有結實。下聯出自《詩·小雅·大東》：「維天有漢，監亦有光。」漢是天漢、河漢，今天叫銀河；監通鑑，在此解作觀察。兩句解作：「天上有銀河，看上去見到有光。」《大東》更膾炙人口的是：「維南有箕，不可以簸揚；維北有斗，不可以挹酒漿。」《大東》通篇以天上的星宿比喻人間的權貴，他們虛有其名而不幹實事。箕是二十七宿之一，斗是北斗七星。天上的箕不能用作揚米去糠，天上的斗也不能用作盛裝酒漿。秀對監、而對亦、不對有、實對光。秀與監原本對不上，解作秀才對監生就工整了。潘飛聲寥寥數語，背後還有自許多學問。

李長榮講的截然不同：「事白返里，即過柳堂，入門握手，不作別語。乃大言曰：『我輩名山之業，祇有君耳！』患難餘生，我喜故人無恙；清芬未墜，群推令子克家。有蓉舟遺詩。」李長榮別號柳堂居士，這「名山之業」比喻文人不朽之作。鏡哥經歷廣遠究治一事，回到南海老家，立即過訪李長榮，什麼都不說，只說我們這輩人的著述，以後就靠李長榮了。這不啻是一則退休宣言，按理不會再捐個監生。李長榮用「患難餘生」到「群推令子克家」，是賦文常用以前四後六的排偶句。「清芬」是以香氣比喻讀書人的志行高潔。蓉舟要息影林泉，有子繼承父業。李氏有附註：「令嗣葆臣秀才延泰，敦行積學。」說明潘鏡泉子潘延泰(字葆臣)品學兼優。荒唐鏡算不算四大狀師？且看下回分解。



柳堂居士李長榮簡介 潘鏡泉生平的原文。作者供圖



恩旋天地 思旋

滿堂吉慶賀新春

林鄭特首上任以來，每年均往北京述職，今年因疫情關係不上北京了，以視頻連線向在北京的國家主席習近平報告述職，匯報了香港過去一年的社會民生經濟等事項。根據媒體的報道，習主席非常關心香港的疫情，同時亦關心有關香港的社會民情，強調必須堅持「愛國者治港」。林鄭特首表示港府將堅決執行《香港國安法》，依法止暴制亂，努力推動香港重回正軌，相信大多數香港人都是愛國的，都擁護「一國兩制」和「港人治港」。習主席講話中強調「愛國者治港」，顯示中央治港未來方向。資深愛國者芬姐憶述1984年在北京親自聽過當時的國家領導人鄧小平嚴肅地指出回歸之後的香港，實行「一國兩制」和「港人治港」，一定要「愛國者治港」。可見鄧小平是一位高瞻遠矚的大智者！當下的國家領導人習近平，亦曾細談執政心路：一切以民為本，努力為人民服務，不允自己分秒懈怠。人們期盼習主席的執政心路為所有執政者學習的榜樣！

近年來，香港受到某些反對派的搗亂，某些「泛民」進入了「立法會」或「區議會」等架構，更是破壞了香港的安寧和進步。中央治港未來方向要撥亂反正的話，必須改革選舉辦法。最近，社會上有討論特首的產生辦法可以是「協商」或「選舉」產生。各說各法，議論紛紛。至於立法會和區議會產生的選舉制度，有意見認為需修正改革，確保選出具有愛國愛港立場的愛國者，確保香港長治久安，保障「一國兩制」行穩致遠。

「立春」已過，我國傳統節日春節快到了。由路惠寧主任領導的中聯辦，鑒於近期疫情持續，辛丑年春節酒會改為線上舉辦，在「新春雲酒會」上路惠寧主任暨中聯辦首長們與香港各界同胞共迎新春佳節，送上吉祥祝福！中聯辦首長及各社團的領袖禮儀周周，向長者送上賀年禮品。芬姐與高興地講出收到賀年禮物的故事：中聯辦送上的萬福迎春賀歲文具盒，十分精緻。以慰鄉愁的海南社團總會、旅港海南同鄉總會、香港工商專業協進會等多位領袖，餽贈年花、年貨等，滿堂吉慶，年味滿滿，芬姐娓娓道來，興奮不已，感萬分！藉此歲晚新春之際，謹向各位送上365個祝福！萬紫千紅總是春！

中央呼籲同胞們「就地過年」，並要求各地有關部門為「就地過年」的朋友安排各種各樣精彩的節日，大家開心心共慶新春。其實，就地過年可增加當地消費，增加內循環，恭喜發財開好新局！

突然很想很想，從前的年。往常這個時候，年的序幕已徐徐拉開，各地百姓趕集購物，探親訪友，開始琢磨買年貨，打理與年有關的事宜了。進入臘月，臘八的粥香還在歲月裏沒有散去，紛繁多樣的年俗已開始接近家門，無聲的村莊裏，一場隆重的年事正悄然降臨。在農村，定親的開始下禮，娶媳婦的也趕在這個時刻迎娶新人，新年大吉，此時此刻，無須再多的儀式來製造氛圍，無須有什麼樣的往來禁忌，也不會衍生更多的舊俗新規，一切都往好的方向發展而去。跟了年的喜慶，便只有大吉大利。

而就在昨天，當我看到當地有關部門建議群眾就地過年，暫時不要召集大型聚餐、聚會的消息時，第一反應是一顆心終於放下，為各級政府的詳盡安排而讚許。繼而，面對即將到來的新年，有一絲莫名的失落感，我對一位微信朋友說，十分想念從前的年。其實，這種想念並不是由來已久，而是在漫漫長夜之後的一個早上突然來臨。一切都與去年和今年的這次疫情有關。我已習慣了回憶以前的年，從青年時代一直回憶到童年，不僅是我，在我閱讀到的所有「年味」裏，都有濃得化不開的童年記憶，過年情結。那些既不豐裕，卻又讓人難以忘懷的年味，在往昔的新年中顯得那麼純潔無瑕，轟轟烈烈。

令人奇怪的是，當我翻閱十幾年懷念童年時期的年的文字時，突然對那份記憶感到非常陌生，腦海裏的影像也變得非常的模糊了，我好像已經忘記了那些與童年有關的事情，忘記了窘困與歡樂一同出現在生命歲月裏的那一幕幕重要的過程。曾經，令我念念不忘的，是童年的紅頭繩、紅窗花，大年夜裏的年夜飯，是父母、姐妹的親情，全家團圓、團聚的時刻，定格家庭團圓溫馨和感動。多少年



心窗常開 潘金英

牛年展望 享受耕作

轉眼已是年廿七，牛年已經敲門了。回顧2020年，是特殊的一年，綜觀一年疫情，本港以至全世界，局勢動盪不安，經濟備受打擊，令人憂心；世界各地大量人群不幸染上新冠肺炎，死者更不計其數，能不令人黯然神傷！疫災何時止？我們本地又爆出第四波，人人疲於應疫，社會不安寧，不無影響了人們迎牛年的心緒。立春已過，看百花盛開，且換一下想法，想那遙遠的田野，春牛早已耕作吧。家和萬事興，有牛耕就有生機！

回望我家，弟妹小病偶爾有，大病沒來，身體尚安康；陪老媽子看醫生，無論例行的體檢，還是輕微的耳鳴、腳痛、感冒，都可幸沒有太大礙。我兒子在外地工作，常有通電，疫情無阻天倫，女兒一家和我們都算住得近；有時女兒和女婿，同去探老媽子，女兒到外婆家聚餐，或隔不久就和外婆到酒樓飲茶，老媽子可和家人談心，總算安穩。生活方面不寂寞，我以讀書寫作為享樂；通過文學，和我們結緣的文友，有的在港澳深圳大灣區，也有在星馬、台灣、日韓，我們彼此有聯繫，可惜因鼠年疫情，以致錯過了某些相聚約會，令人遺憾，期待牛年再見，不會再錯失了！

近日「閱讀」了樊稼稼老師的《牛》：「啊，牛！你艱辛地勞作，並不是為了索取優厚的報酬。對你來說，一簇青草，勝似筵席上的各種佳餚珍饈。當泥土的金浪在你身後騰躍，你彷彿是一艘揚帆遠航的希望之舟。啊，牛！你以你的實際行動，給了我們以極其深刻、極其寶貴的啟迪——只有把腳踏實地的耕作，當做自己的光榮職責和至高享受，才可能迎來真正的、並非虛假的豐收！」他寫得太對了，回顧我的創作，我希望只問耕耘，不看收穫。我希望自己能像一頭壯碩的牛，在電腦前踏實地勤耕，埋首敲鍵多寫作，勿論寫了多少篇，最重要的是寫得用心，把真善美愛傳達讀者心裏，讓正能量發熱發光。我也希望能像魯迅所言：俯首甘為孺子牛。讓我也能為家人、孩子和讀者們拚搏不停，愈戰愈勇，精益求精；願我像牛那樣，勤勤懇懇地在心田耕耘，精神奕奕地，鍥而不捨地努力，不淺薄、不炫耀，實事求是，以擇善固執之信念和幹勁，順着心志做要做的事，讓每個大小讀者也更滿意我的作品。在牛年的新日子，決不忘了要有好收穫，先問怎樣栽，就先栽種新的我吧！



少數民族迎春牛。(陳愷令攝) 作者供圖



翠袖乾坤 余似心

健康上中下籤

一位年輕女友天生脊骨彎曲，一直困擾她的問題是應否做手術糾正，直至一天自小醫治她的脊醫說：「這是大手術風險高，曾有個案有人因而半癱，有人喪命。妳現在可以上班、運動、日間能吃、晚上可睡，生活正常，為何要去冒此風險？」她從此釋懷，好好珍惜每一天的健康生活。最近女友告訴我：「自小我都對自己的身體自卑，認為別人都健康健康的，唯獨我不正常。出來工作幾年後，我看到現實中的世界，原來不少人身體或多或少都有毛病，甚至好像每一個人總要中上一招半招似的，看你抽中的是一支什麼樣的籤！」我被她的形容給弄笑了。她說：「最近與上司和同事用膳，我們三個人各有各的問題，上司才三十多歲，尿酸過高，很多東西都不能吃，海鮮、紅肉、酒、西蘭花，向來愛大飲大吃天天海產的他，現在每逢坐在餐桌前便苦臉，迫於吃得清淡，才三十多歲啊，往後的日子怎麼過？」她又說：

「另一位同事也只有四十來歲，個性認真，常緊張兮兮的，晚上經常不能入睡，見他永遠疲憊的樣子，難以集中精神工作，胃口也不佳，看來較肉體的問題更苦。」女友稱：「我的問題看似嚴重，但一如脊醫所說的，我能吃能睡，生活不受影響，相對來說我已是幸運了！」我笑說：「妳抽中的肯定不是下籤，起碼是中籤了。」大家也樂在這黑色幽默中。健康問題的確有愈來愈年輕化的趨勢，我認識一些朋友，年紀輕輕便有糖尿、膽固醇過高等等問題，生活大受影響。其實有好些疾病是可以控制或治癒的，只視乎當事人能否下定決心，但往往愈年輕者愈難有耐性，使病情惡化更難治癒。一位年輕時患上糖尿病的男性友人就因下不了決心，待在家中二十多年，連工作能力也喪失了，實在可惜。女友補充：「下定決心做運動很重要，肢體不動難以健康，適當的運動可增強抵抗力，百利而無一害。」



百家廊 若荷

太陽會升，春天會來

寫這篇文章的時候，恰好是今年的立春。朋友圈裏一片刷屏，大家發着圖，說着吉利話兒，期盼着萬象更新。是啊，人類可能從沒有像今年一樣如此渴望過春天的到來。因為過去的那個冬天，太冷了。小狸永遠也不會忘記，1月26日這一天，全世界記錄的新冠肺炎確診病例超過了1億大關。而據說這個「官方登記」的確診病例數量，僅為全球實際感染人數的一小部分。與之伴隨的，是多達214萬人因新冠肺炎而死亡。1億，214萬，1年。這是3個怎麼樣的數字？感覺整個人類都要被打倒了。事實上也正是如此。比前兩個數字更可怕的，是第3個數字：1年。長時間的投入，長時間的消耗，長時間的隔離……看上去換來的卻是一次次疫情反覆和增速愈來愈快的確診數量。比起抗疫之初，無論是各國政府還是民間，都明顯出現了焦躁和疲態。「煩死了」、「什麼時候才能開晚市」、「什麼時候才能不上網課」、「什麼時候才能旅行」、「什麼時候才能是個頭兒」……是小狸近期聽到的愈來愈多的聲音。不少自媒體也藉機拋出各種吸睛標題：「專家說：新冠肺炎可能要一直伴隨人類」、「XX估計20XX年才有好轉」、「隔離是人類未來的新常态」……本來自己已經夠煩躁，再被社交媒體製造的焦慮一夾擊，很多人，敗了。於是，「就

這麼着吧」、「愛咋地咋地吧」，於是，大街上人滿為患，關起門來的Party規模愈來愈大。表面是放縱，內裏是一種服輸和妥協。但愈是這個時候，愈要相信會好的。「冬天來了，春天還會遠嗎？」雪萊的這句名言，平時說不說無所謂，這個時候卻是該真正銘記的。沉下心來，相信春天會來，仔細聆聽花開的聲音，便會發現除了製造焦慮的自媒體，其實也還有很多振奮人心的消息：比如，世衛組織新冠病毒技術負責人最近說，新冠肺炎的變異病毒並不可怕，人類並沒有輸掉抗擊新冠肺炎疫情的戰爭，最終我們一定會戰勝這種病毒。比如，美國《科學》周刊最近所載一文的研究結果是，大多數人接種疫苗後，病原體將逐漸消退，在成人當中只會造成無症狀感染，而在兒童身上也只能導致輕微的感冒症狀。再比如，按居民佔比計算，以色列是世界上國民接種新冠病毒疫苗比例最高的國家。數據顯示，在其已接種的兩劑疫苗的42.8萬人中，只有63人感染了新冠肺炎，比例為0.014%，且這些感染者中沒有重症，也無人需要住院治療。如是等等，如果你仔細聆聽，「春天」的脚步其實真的是愈來愈近了。據說，現在的時間比過去半個世紀過得都要快，因為2021年是地球自轉速度50年來最快的一年，這也意味着太陽會更快地升起，春天會更快地到來。特意在立春之時，寫下這篇文章。



信而有征 劉征

書信

我今天看到一封信，是法國哲學家德里達寫給朋友莫里諾的。在信的結尾，他說：「先到這裏吧，我的老友。我非常想念你。如果這世界上只剩下絕望和你分擔的話，我已準備好和你分擔，永遠。」這封信的背景，是法國與殖民地阿爾及利亞衝突最激烈的時刻，莫里諾被派往當地，並目睹了一場殺戮。然後，他就將此事寫信告知德里達。德里達於是回信安慰自己的朋友。他們曾經一起在路易大帝中學唸書。為了進入巴黎高師，他們一起忍受枯燥和疲勞，並成為那段時間最友愛的兩個人。現在，在對方有需要的時候，一方毫不吝嗇地用筆表達了自己的情感。曾幾何時，我也樂於這樣做。在沒有網絡的那幾年，我曾有過一段頻繁寫信的時光。尤其在高三，功課異常緊張，給朋友寫信就成了最好的休息。往往寫信總在深夜時分，那會兒的我可以靜下心來，梳理最新的感想。當時我有個好朋友張子謹，我們每周都會通一封信，每一封信都是三四頁。而且，整整寫了一年。在這些信裏，我們會不斷鼓動對方，並暢談未

來，好像永遠也不會厭煩。現在，這些信還被我放在西安老家的櫃子裏。有一大疊，被牛皮筋捆着。紙張已經泛黃，當時用鋼筆寫在信紙上的內容也好像隨着時間暈開得更大。每次看到這些信，我總有種恍若隔世的感覺，就好像信中那個說話的少年不是我，那麼幻想想着未來，計劃着未來，毫不猶豫地吐露着對朋友的思念。現在的我，決計說不出那信裏面的話。這說明，年齡的增加，不僅僅是外表的變化，它所帶來的影響是全方位的。能讓一個脆弱和稚嫩的靈魂堅毅(或者說麻木)起來，就好像這不是那個曾經的他。但或許不全是年齡的問題，也許是載體的問題。現在大多數時候，我們和周圍人的聯繫都是通過微信解決。而我也已經習慣了收到幾個字，或一兩句簡訊。倘若某一日我收到一大段話，我反而會警惕起來，就好像這一大段話當中蘊含着什麼嚴重的事。直到看了以後，我才放下心來。原來這不過是一個關於學術的討論，或者又是哪一位學生在向我吐露少年人的苦惱了。然而在以前，當我接到信的時候，總是混合着期待的滿足、坦然和欣喜的。

從什麼時候開始我變了？一封帶着情感和情節的信件，慢慢被一兩句話所取代。進而開始拒絕在這種對話當中訴諸感情。尤其是像我開篇所展示的德里達友人的信件，那樣的柔軟、溫和，感情充沛，這在微信的對話當中是不曾看到的。即便是情人之間，這樣的互訴衷腸也很罕見。德里達曾寫過一本叫做《論文字學》的書，他曾經盛讚過他未及看到的未來。他的意思是，文字要優於句子，因為它既作為句子的基本單元，但卻擁有比句子更開放的定義空間。一個句子，即便有歧義，也僅有少數幾種。文字卻不同，在不同的語境，它可以表達完全不同的意思。這是德里達讚揚文字的原因。因為文字指向了自由。在這種邏輯下，文字和句子當然要優於篇章。因為一個篇章，它的可詮釋空間更小。然而，通過書信這件事，德里達的樂觀或許要打點折扣。信件所帶來的一套完整和固定的邏輯，可以容納同樣巨大的情感，這使得篇章的生氣勃勃比短短的句子或文字更誠懇。而交流，或許在誠懇的情感下，才有幸福的感覺。